

沙場二十年 (二)

楊森

率二十軍自動請纓

自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，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任我爲第二十軍軍長，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我在宜昌宣誓就職，從此以後，我奉蔣先生的調遣，南征北討，萬里轉戰。十六年五月接奉蔣總司令手諭，任我爲第五路前敵總指揮，率領所部十萬，自川東夔巫經鄂西宜沙，直搗武漢，實行武力清黨，曾在湖北監利、新堤、嘉魚一帶，與唐生智部主力鏖戰十餘晝夜，我部師長范紹增，旅長雷忠厚、楊漢城等均受重傷，政治部科長陣亡，然而終告擊潰勁敵，長驅而入武昌附近之仙桃鎮，與夏斗寅部會師，盤踞武漢之共黨及左傾份子爲之抱頭鼠竄，四散奔逃，共產國際發蹤指示，鮑羅廷、汪精衛、唐生智等所領導之武漢左派政權，因之土崩瓦解，「寧漢分裂」之局，從此不復存在。

二十二年江西共軍經中央軍五度圍剿，死傷大半，所據之七十個縣，次第光復。共軍殘部開

始二萬五千里流竄，由湖南、貴州竄抵四川，先有張國燾徐向前一股，入通南巴一帶犯川，我又曾奉命堵截於嘉陵江左岸，殺敵致果，使共軍突破嘉陵江之企圖爲之破滅。滇黔追剿之役，迭在西康寶興之硃沙溪，川邊懋功，大破共軍，共酋朱德險些被我部生擒，在二十四年多，已將毛澤東、朱德殘部驅出，川康黔滇地區，狼狽逃向陝北。民國二十五年，廣西醞釀生變，蔣先生立即調派我軍赴援黔南，向廣西方面警戒，卒因我軍迅速抵達，廣西當局不無忌憚，一場內爭消弭於無形。就在這一年的冬天，十二月十二日，西北

剿匪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竟中了共黨的煽惑奸計，悍然規持全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，消息傳出，舉國震動，我聞訊立即公開表示願與中樞採取同一立場，指責張學良不顧大局規持領袖之舉，徒使親痛而仇快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時今大家歡欣慶祝的民族復興節，張學良竟被蔣先生偉大的人格所感召，親自護送蔣先生回到南京，聲言甘願接受全民的嚴厲制裁。這是中華民國史上

最重大的事件，蔣先生的寬宏大量，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所最不容易見得到的。

西安事變順利解決，乃使最爲忌刻中國統一，唯恐中國不亂的日本軍閥大出意外。因此之故，他們便積極部署，不惜挑起中日之戰。

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蘆溝橋變作，蔣先生呼籲全民抗戰，喊出了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的沉痛號召。我在貴州，讀了蔣先生的文告直感到熱血沸騰，血脈憤興。因此我接二連三的電呈蔣先生，自動請纓，請他將我所統率的二十軍，迅即編入戰鬥序列，到最前線去和日本軍作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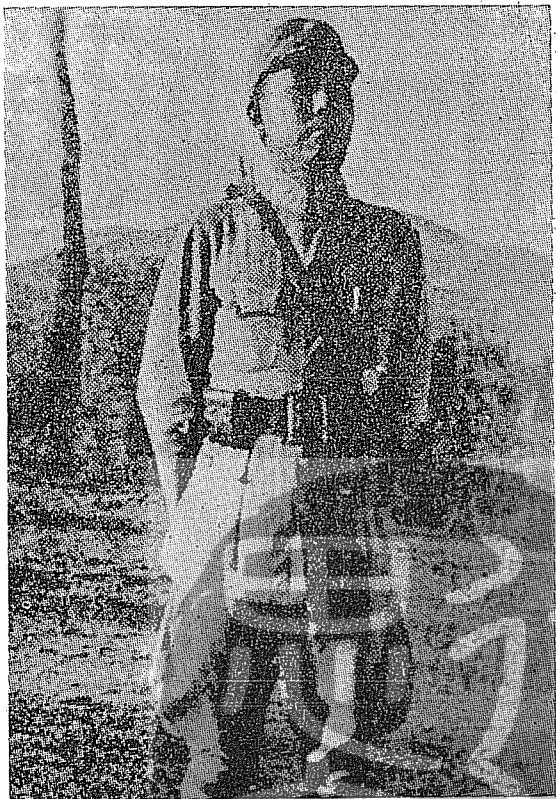
蔣先生立即覆電嘉勉，同時令我加強準備，以便隨時出發抗敵。一個多月以後，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，淞滬之戰又度爆發，蔣先生徵調我軍開拔，先到安徽省會安慶待命。他叫我在部隊開拔之前先走，乘飛機到南京出席最高軍事會議，共籌大局。我飛抵南京後，首先見到的是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，林主席是黨國元老，知人抑且知兵，他見我的第一句話，便是問我的

部隊現在何處，我本人又將作何打算？

我敬謹回答這位諷諷長者，我說我的部隊已經首途出發，目的地是蔣先生指定的安慶。水陸兼程，依我最保守的估計，從黔南進軍經湖南長沙再乘輪到安慶，最低限度要走四十天。

至於我個人，我向林主席要求，我說我是否可以先到沿海一帶去察看一下地理情勢，以及軍事部署。我計劃先到淞滬前線，然後北上青島、開封、鄭州、再折回漢口，和我的部隊會合。

林主席答應了，我便到上海，淞滬之戰正在激烈進行，黃浦江上敵艦排列如山，貼紅膏藥的日本飛機每天輪番轟炸，想去最前線瞭解一下實際戰況，部隊長為我安全着想，要我在夜晚活動



卅二年前本文作者在安慶前線督戰時留影

。夜間我到達最前線，將士們士氣倒很高昂，祇是敵人的飛機、大砲、坦克軍太厲害，以平面戰術應付海陸空的立體戰，血肉之軀怎敵得過猛烈的轟炸與砲火？白天受傷的將士，要等到夜晚才能運到後方救治，因為敵人一發現目標，炸彈和砲火就會排山倒海的轟來。這個問題實在太大，我匆匆又乘京滬路車回南京，準備向蔣先生提出報告。

頓悟寺陣地浴血戰

一路上，只見上海的國軍傷兵在往南京後運，前進的後方隊伍行軍倒還整齊，就是火砲等重武器的配備實在太少，坦克車，更是寥寥可數。

我一到南京便去晉謁蔣先生，我把我在上海前線所聞所見，以及我的感想和看法，毫無保留的向蔣先生報告了。蔣先生說敵我武器優劣懸殊，那是必然的現象，如今我們只能憑恃敵懷同仇的決心，和頑敵奮戰到底！

他叫我仍舊按照預定計劃，多方面瞭解各線戰事情形，我便乘津浦路車轉膠濟路先去青島，沈鴻烈

在那裏當市長，他很有新智識，思想見解也高。我和他曾作一席長談，他說他正擔心京滬戰事失利以後，青島無法據守。在戰略方面，我們都認為沿海一帶，便於敵軍機艦活動的地方，在防務上有極大的困難；未來的決戰，應該是在華中山巒起伏，河流縱橫的地區。我問他對於這次抗日戰爭的態度如何？他主張必須堅持打下去，因為他認為我們與其不戰而亡、曷不戰後而亡？他告訴我，他正在積極準備把青島紗廠的機器，利用隴海鐵路運到開封。

在青島住了兩夜，再折回濟南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很熱烈的招待我，我在一日兩晚的停留時期，曾經幾度和他長談，簡直談不出道理；我發現這位山東省主席根本是個抱殘守缺的舊式軍人，對於外界的情形非常隔膜，他口聲聲最欽佩蔣委員長，又把他的兵力和武器拼命誇大。一提到日本人，他就怒目奮袂的說：

「我非要跟他們拚個死活不可！」
跑了一趟山東，收穫不多，由津浦而隴海而平漢，兜了一個大圈子，經過徐州、鄭州而到漢口。沿途所見最可喜的現象，則是各地士氣民心的激昂，全國部隊都在摩拳擦掌，積極備戰。城市鄉鎮，老百姓舉行示威開會講演，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，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的標語處處可見。這種種團結一致，共禦外侮的表現使我非常感奮，回想自庚子（一八四〇）年中英鴉片之戰開始，我們喪權辱國，割土失地，不知道吃了帝國主義多少苦頭。如今總算到了跟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時候。我猛記起吳佩孚在洛陽所說的那一

番話，不覺精神一振：莫非中國睡獅果已醒了！

在漢口趕上了我二十軍大隊，由於軍情緊急，我軍奉命直駛上海，參加大上海保衛戰。鼓輪東航的那幾天裏我忙於分批召集幹部講解，集合士兵訓話。我將我視察前線的見聞，以及抵抗強敵的作戰要點，不厭其詳的告誡他們，我並且鼓勵全軍將士，要確保二十軍的光榮優良傳統。要盡量發揮全部戰力，因為我們參加的是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禦侮戰爭。

二十軍的將士，絕大部份不會出過四川，對於十里洋場，全國第一大都會難免十分嚮望。但是我們一到上海立刻加入戰鬥，連上海熱鬧成什麼樣子都沒有看見。前敵總司令顧祝同先生指定我的司令部設在南翔，二十軍除了一旅人因橋樑被炸毀未到大，全部投入大場一線，負責頓悟寺的防務，遏阻正面來攻的頑敵。

那真是一場天崩地塌，日月無光的惡戰，相信日本人和我們二十軍一樣，但在那場惡戰中倖獲生存的人，時今回憶仍還會談兵色變。大場附近河流縱橫，一片平陽，除了砂包戰壕根本沒有掩避，而雙方火力之熾烈簡直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，一進戰壕槍砲之聲先就震耳欲聾了，漫天匝地硝煙瀰漫，彈道如織。當時友軍已自第一道防線後撤，日軍挾倖勝餘勢，企圖一舉突破我們的第二道防線，溯江直上攻打首都南京。

他們沒有想到突然間挺上來一支援軍，而這支援軍跟他們以往交手的軍隊頗不相同。我軍短小精悍，動作靈活，尤其我那支部隊在四川可以說是身經百戰的精華，作戰經驗比日本人豐富得

多，每一個士兵都有單獨應戰的能力，指揮官的調度更是機動靈活。還有，二十軍最大的特色是不怕死，不後退，何況這二次又補充了不少的武器彈藥。部隊裏有一句諺語，說是「新兵怕大砲，老兵怕機關槍」。我那些兵不但連機關槍都不怕，而且因為過去打仗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些好武器，今日一見，頭一個念頭就是把它拿過來。因此常常有若干人一湧而出，前仆後繼，硬是用刺刀槍托，把日本人機關槍倒曳回陣的精采演出，再則，日本人裝備多，負擔重，訓練的動作過於呆板，我們二十軍是翻山越嶺、涉水渡日慣了的，最是我們人人經過長期體育訓練，那邊一吹衝鋒號日軍剛剛爬出戰壕不遠，這頭早已跑百米，三級跳的趕了去，刀砍槍挑，殺得日本人跑都跑不掉。

二十軍屹立如山

十月十三日，二十軍接防由盛宅到頓悟寺一帶陣地，當面之敵趁我們在最前線換防，陣腳不穩的時候，上來就是一陣猛攻，他們不知道我們的番號，以為這一次猛撲，最低限度也可以迫使我們放棄防線，向後方撤退。豈料我軍作戰經驗豐富，絲毫不受陣地換防的影響，士兵一進戰壕，舉起槍來就射擊，敵人傾巢而出打衝鋒，後面的弟兄，乾脆跳過戰壕迎頭一陣劈刺，於是在瞬息之間，我方等於構成了兩道防線，而且由於這麼一波又一波的湧上，反倒奪取了敵軍的二道陣地。

日本人吃了虧，老羞成怒，他們退却了幾百

公尺，進入第二道戰線，立刻槍砲齊作，又調來大批的飛機，輪處轟炸。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惡戰，一直從十四日的上午六點多鐘，打到十六日的凌晨三點，整整二十一個鐘頭，硝煙瀰漫，火光燭天，不知有多少弟兄被爆炸的巨響震聾了耳朵。陣地前面的沙包轟平了，他們抬出身旁的戰友屍體，伏在上面做掩蔽，二十一小時之中，也不曉得打過多少次衝鋒，經過若干回肉搏，吃喝排洩，一概都忘記，即使記起，也找不到空閑來解決。我部的一位團長林相候，奮不顧身，率隊與敵從事白刃戰，差點要衝到敵軍陣線前，一陣機槍怒吼，他不幸吻彈而亡，弟兄們把他的遺體昇回，立刻報告後方，我聽到噩耗，好半天沒有將電話耳機攔回去。

林相候，那個英俊健壯的身影，宛然在我的眼前，他是我的學生，精明強幹，忠貞勤儉，一出學校，就在我的二十軍當排長，百戰功勳，洵升團長。他結婚時，都還是我當的證婚人，我正希望他能創立事功，他却在英年之際為國家壯烈犧牲，當時我心中極為難過。由而想起他的家境很不好，立刻拍電報回廣安，將我的一座莊屋，連同每年可收三百多石穀子的田地，送給他的孤兒寡婦。這一份私人的撫卹，在當時要值到十多萬銀元。

這一場死傷累累的惡戰，使林相候的一團犧牲殆盡，死了三位營長，三百位低級軍官，旅長、團長、營長受了傷的，還有多位。連師長楊漢忠都受重傷，日本人的損失，也就可想而知，但是他們砲火熾烈，又有飛機助虐，因此，旋不久我

便接獲報告，前方犧牲慘重，局勢岌岌可危。

在我的司令部裏，我咬牙切齒，啪的一聲，將電話機丟了，弟兄們的血海深仇，不能不報！二十軍的防地，斷不容失！我奮袂而起，馳赴前方親自率領作爲後備隊的兩個旅，用最快速度，趕往增援。我們抵達頤悟寺附近，前線已呈不支，他們見我統領大軍趕到，歡聲雷動，轉身再作一次猛撲。將近拂曉，靄靄灰雲之下，天慘地悲，戰場上遺屍遍野，受傷者還在血泊裏輾轉呻吟，我們便踏着先死者的血跡，勇往直前，一時只聽到殺聲震天，衝鋒號淒厲急鳴，兩軍交接，刀槍閃閃，這真是一場生平僅見，驚天動地的血戰！萬千大軍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將頑敵的凶鋒剎時間撲滅無遺，幾次衝鋒，敵人之勢已如強弩之末，於是他們急急後退，一連讓出幾道防線，這便是我們二十軍用血肉換來的頤悟寺之捷。

頤悟寺之戰，敵人受了重創，日本鬼子鬪不過人，他們就鬪狠，不曉得集中了多少門大砲，一刻不停的向我們的戰壕猛轟，陣地前面大片的土地都給打翻了，落彈率之密，駭人聽聞！他們簡直是在沿着我軍的防線，用地氈式的砲擊，發揮了極大的壓力，把我的弟兄們打得拾不起頭，睜不開眼，然而仍還是一寸一尺也不退，就這麼不見天日不知時辰的日夜挨打，我的弟兄們居然整整撐了五天，傷兵運不出來，人也爬不出戰壕去，沒有飯吃，沒有水喝，一砲擊中總要死好幾十人。這五天裏，中外報紙紛紛以大字標題讚揚：二十軍屹立如山！

二十軍屹立如山，使我付出了生平最大的代

價，半生心血，一手訓練，和我相親相愛，如手如足的弟兄，二十軍三個師開上前線，到顧總司令下令後撤南翔整補的時候，零零落落，七併八湊，只剩下了一旅之衆。

唐生智賈勇守南京

在南翔，我深宵不寐，孑孑獨行，遠處前方，砲聲隆隆，火光搖曳，塵戰還在友軍支撐之下持續，我想起那幾條填滿碧血忠魂的壕溝，那裏面都是我的子侄親友、鄉胞愛卒，我們同生死、共患難，轉戰四川各地，以至康滇黔湘鄂皖蘇，最後到了上海，才七天，他們以生命爭取空間，以空間爭取時間，對抗戰前途，國家民族算是作了極大的貢獻，然而，對於我，却在那夜使我慘痛的激出了生平不流之淚！

我自小發奮圖強，一直想要出人頭地，從開了智識，我便不哭。任憑遭多大的打擊，受多大的創傷，我的第一個反應總是如何反擊？如何補救？我沒有閑空想起來哭！因為我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更多。唯有在那個砲聲不絕，月白風清之夜，我哭了，同時恨恨的罵，古詩有一句不通，什麼叫「將功成萬骨枯」？試問古今中外每一位帶過兵的將領，誰不是把自己的將士當作骨肉一般的看待？萬骨枯時，那該是多麼深刻的切膚之痛！

不日，顧總司令命我率部向虹橋機場挺進，以一旅之衆負虹橋機場的防衛。我連忙親率所部步行趕去，時值晚間，大雨傾盆而降，到了機場，黑漆漆的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我正在籌思如

何佈署防務，兵力少，機場大，平陽遼闊，目標却又顯著，這項任務對我真是一大考驗。蔣地，電話來到，是松江總司令部顧先生打來的，他命令我放棄機場，立刻向蘇州開拔，同時他又特地叮嚀我，行軍速度要快，免得被前方撤退下來的隊伍阻礙，我心知大事不好，一定是淞滬全線棄守了。

於是將部隊整頓完畢後井然有序的移向松江走，上海市郊，大河小溪就像是棋盤格子，走一段路就要過一座橋，我們撤退的動作還算是快的，一路有橋可過。後來的部隊因爲奉到過河炸橋的命令，往往後面走的不及趕上，前面橋已炸了，只好把槍械馬匹全部拋棄，人人爭先恐後的結果，是部隊四零五落，一闕而散，沿途城鎮鄉村，秩序爲之大亂。

一夜急行軍，旭陽初起時抵達松江，再往前走兩三天，才到蘇州。欣然發現我那另一旅由蘇州支援上海的弟兄，由於途中橋樑破壞受阻，又奉命開回去，因而倖獲保全，大家相見，如逢隔世，弟兄們歡呼擁抱，稍稍抒解一些內心的悲憤。

我到總部去謁見顧總司令，總部所在的那幢花園洋房，真是壯麗闊偉，窮奢極侈，一進大門，就看見一個比人身還高的大花瓶，我看它真是價值連城。房子裏面，到處都是古董字畫，陳設的考究令人歎爲觀正。後來我才曉得這就是前清郵傳尚書盛宣懷的故宅。我這個四川革命黨人到過一次盛宣懷舊居，說來也有點因緣巧合，因爲若不是盛宣懷奏議川路收歸國有，激起四川民變

「這些做官的，是要用更大的官派收拾收拾他。」

當下，再派槍兵，把那位行政專員「請」到我的司令部來，由我的副官長親自出面，他像在演戲一般，大打其官腔，說是：

「你不趕緊撥船，我們軍長曉得了，非馬上槍斃你不可。你曉不曉得我們的軍長是誰？觸怒了老人家會有什麼後果？你不妨去打聽打聽看。我奉勸你，還是特別的小心一點是好。」

幸好這位專員，聽過我的名字，而且他和李寰是同學（編者按：李寰係本文作者之秘書長），曉得我有說一不二的脾氣，我的命令絕對不容違背。一駭怕，趕緊派了足數應用的船隻來，派船不說，還破費他不少鈔票，自動買了大批鷄鴨來勞軍，副官長發出會心的微笑。他說還是打官腔有效吧。我呢，這件事却反而憑添了六七年後的一場尷尬，六七年後我擔任貴州省政府主席，這位前倨後恭的專員也派到貴州去，他還是擔任行政專員，和我見了面，談起當年往事，彼此都有點不好意思。

蔣作賓請我幫個忙

蔣作賓時任安徽省主席，教育廳長是四川人楊廉，號思默。由於他的居間介紹，我和蔣作賓不但相處甚謹，而且我還勇于任事，幫了他一個大忙。

在我部未抵安慶之前，過境的散兵游勇，除了騷擾地方，到處滋事，還不時湧入安徽省政府，索糧討錢，搞得蔣作賓無法應付，走投無路。

我的部隊一到，正好，他請楊思默再三央我，將安徽地方治安交給我全權負責，相機處理一切。

我說防務佈署要緊，等我先佈署好防務以後再說。我將兵力佈置於最前方的和縣、含山、合肥一帶，省會安慶（懷寧）只留一團人，却把砲兵佈在長江北岸。至此，我喘一口氣，然後再迅速的整編隊伍，利用這個短時間，恢復元氣。同時，我更下令四川後方，儘快運送先已備就的補充兵一萬名，開來安慶增厚兵力。

此時大批湧到的散兵與難民，越來越多，地方秩序紊亂，幾將不可收拾。蔣作賓不斷的求我幫忙，我也深感地方秩序大壞，對於作戰將會成爲大大的掣肘，因此我貼出佈告，嚴格規定維持治安各事。

我規定：傷殘官兵設立指定醫院集合，過境官兵必須儘速離開。散兵游勇也有固定地點收容，供應食住，但必須接受整編。如敢故違，不論是誰，一經拿獲，就地槍決。

佈告一出，全市安然如堵，民衆頷手稱慶，市面也漸漸的恢復。又過了幾天，忽然出了事情，有三名散兵，錯把安慶公園裏的鴛鴦，當做了南京肥鴨，開槍打死幾隻，拿到餐館烹調待食，有了槍聲，乃使居民又起驚慌。可是我部的巡察隊迅速追蹤前往，頓時人贓並獲，案子雖小，但是爲了警戒來茲，我不得而巳的下令把他們拘捕禁閉。

這三名散兵被拘禁的第二天，安慶市面條然靜了下來，散處安慶各地的傷兵，跑得影蹤不見，滿街惹事生非的散兵游勇，居然也失去了蹤跡。那一天安慶各醫院報上來的留醫傷患人數，只

存二十餘人。

於是我下令清掃街道，並且召集當地士紳商民開會，即席令飭各行各業各安生理，全部復市。嗣後足足有一年之久，安慶終獲偏安。日寇既不會來犯，當地秩序之良好倍於平時。

事實上，南京守城之役恰如曇花一現，唐生智亂糟糟的弄了一陣，他自己先就跑得影蹤不見，留下那麼多無人指揮的隊伍。軍需輜重做犧牲品，這還不算，日本人在谷壽夫的領導之下，竟然演出血洗南京的大屠殺，奸淫燒殺，無所不爲。六朝古都被殺得民無噍類，日軍的暴行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，以及我中華民族全面掀起「時日曷喪，吾與汝偕亡」的敵愾同仇之心，日本軍閥在正義與公理之前稍稍萎縮了一陣——還有一個更毒辣的居心，他們以爲我國經過淞滬之役和首都保衛戰，國軍部隊精華犧牲重大，他們妄想重獲比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更多的勝利之果，等待中國不戰而屈。總而言之，他們打到了南京，就以爲我們必將被迫訂定城下之盟。

這是日人侵華的一大失着，當然不是當日痛哭流涕，誓死守土的唐生智，所能預料得見的。

安慶一年，最迫切的工作，當然是已經損失了的部隊，應該如何補充？這一件在任何部隊長都認爲是最傷腦筋的問題，在我却是輕而易舉，一呼百諾。因爲我在四川廣安家鄉三年，埋頭建設，全力練兵，廣安附近八縣的精練、民練、和擔任輸送工作的壯丁，不下七八十萬人，他們都是我忠誠的同鄉子弟。所以抗戰八年無論我轉戰到什麼地方，需要多少兵員，只要打一個電報

，四川的光復恐怕還要拖上點時間，多費些氣力

。大軍轉進，百事如麻，總司令聽說我到了，立刻出來相見。我報告一路上的混亂情形，他只有搖頭歎氣，吩咐我：「到是你們仍然全師而退，現在，你趕快率部去南京。」當時，南京保衛戰事實上是無法可打的。所以高級將領之中多有主張放棄南京，退到武漢，重新整頓部署，然後再與敵決戰，我認爲只有這樣，才能符合領袖長期抗戰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策略。

可是唐生智却在最高軍事會議席上，慷慨陳詞，痛哭流涕，他聲淚俱下，悲憤激昂，連連的拍着桌子說：南京是我國首都，豈容輕易棄守？如果連南京都不守，那麼吾人將如何向歷史交代？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最後他自告奮勇，願意擔任固守南京的重責，誓與首都南京共存亡。

大家再檢討兵力，當時南京還有兩個軍是完整的，於是決定守南京，由唐生智任總司令，同時令我守秣陵關，以便阻敵西進。

旌旗西指退守安慶

我久聞秣陵關的大名，帶着部隊到了那裏，却是既無險要，更不見關隘，竟然又是一處平陽地。既乏依據，便難於部署？我請當地老百姓來，好言問他們，這一帶有沒有防禦工事？老百姓回說他們也不知道。移時，我的部下把工事一一找到了，荒草沒徑中，簡單掩體都有鐵將軍把門，一時找不到鑰匙，我下令把門撞開，於是我勉強把防務部署一番。

第二天，總司令電話給我，我們在電話中如此對答：

「你馬上回南京來。」

「回南京？」

「是委員長的意思，他叫你回南京，然後再開安慶，委員長派你擔任第二線的防務。」

「那麼，我這裏怎麼辦？由那一位來接防？」

「這些你就不要管了，你趕快準備動身。」夜深沉，月落星稀，將近三更，我下令全軍火速出發，趕回南京。黎明時分，金陵古城遙遙在望，東方天際遙現點點黑蠅，有人驚叫：「敵機來啦！」我四下一望，相度地勢立即指揮所部，以最快的速度開入一片小叢林裏隱蔽。總算好，敵機不曾發現我們這個大目標。

到南京，但見人心惶惶一片紊亂，江中所有輪隻，早被各級機關悉數佔用，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覓得一艘載重五十噸的破舊木壳船。無可奈何，祇好先在舊船上設立了司令部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總司令又來電話。提供一個很好的建議：他說我的部隊可以乘火車由下關到蕪湖，我自己則帶着司令部人員坐那條木壳船走。

那艘破舊的木壳船，載着我司令部人員，在遼闊的江面踱着蝸步，走了兩三個鐘頭，纔祇前進了二三十里。忽見後面有一艘快艇乘風破浪而來，瞬刻之間便駛近了我們的船邊，艇上是委員長的侍從人員，他們請我下艇，因為蔣先生在南京又要召見我。他們奉命沿途追趕，務必要把我

找到。

於是我下令部隊繼續往安慶進發，我隻身下艇，駛回南京，蔣先生在那麼危急的時候仍然從容坐鎮，真使我深心感動。他見了我，來不及說話，就叫我馬上去和顧總司令研究研究。

顧總司令問我：

「方才唐生智說：南京既在必守，那麼，所有的部隊，軍需和輜重，甚至於政府公物，都必須完整無缺的存留在南京，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？」

我再一次堅定的表示，南京絕不可守。部隊、軍需、輜重和公物，留下來不是遭破壞，可能就會資敵。

顧總司令聽我說得這麼肯定，連連點頭，然後他說：

「好了，你還是快到安慶去。」

再乘快艇，追上木船，日夜兼程，趕到蕪湖和部隊會齊，計算路程倘由蕪湖乘船逆流而上，要走四五天。如果搭火車繞道合肥，再下安慶，行程反可縮短一半，但是火車在白晝裏怕遭空襲，不能行駛。尤其我們到蕪湖時，聽說這一段鐵路已經不通，由鐵路走合肥轉安慶的計劃，乃被推翻。就唯有儘量徵用船隻溯江開赴目的地。

我命人去見當地的行政專員，請他趕緊撥船，以利大軍開拔，派去的人不久回來了，據他的報告，那位專員一聽要撥船的話，當下就眼睛一瞪，率然的回答：

「無船可撥！」

我的副官長聽了以後，便笑着說：

回去，地方上就會約齊人數送到前方來。稍加作戰訓練，就可以當作正規軍使用。

抗戰時期，兵役還沒有上軌道，所採行的徵兵制，流弊很大，各地有所謂拉壯丁的風氣，農村子弟到處都有被拉去當兵的可能。與其拉到不相干的隊伍，反不如自動投効到我部隊裏好些，因此之故，家鄉子弟對於我的征召越來越踴躍，後來他們爲了避免旅行的麻煩，乾脆在家鄉自己做好了軍服，自己墊付旅費，跑到前方來找我。

很順利的，我在安慶前後得到了兩三萬人的補充，仍然還是我的子弟兵。新兵進了營房，熟人親切的招呼四起，這也是一般部隊很少見到的情形。

齊魯大學師生奇遇

在安慶做得最得意的一件事，是協助齊魯大學的遷校，此事純粹自無意中得來，而且完成它也並不怎麼費功夫。有一天早晨，我騎馬赴郊外走走，到了一個花木最多的地方，當時，還不知道那裏就是一座公園。祇看見有許多面容憔悴，但却衣冠楚楚的人，在那裏徘徊躑躅，人人面有憂色，不停的唉聲嘆氣。一看，就知道是高級智識份子，我一時好奇心起，下馬來問他們究竟有什麼事？

他們之中有人告訴我，他們是山東齊魯大學的教職員，學校因爲抗戰的關係，從青島遷校到後方。到了安慶，由於找不到交通工具，教授學生全部流落中途，眼看食住就要發生問題。大部份的圖書儀器，還擱置在半路上，也沒法運送

到安慶來。我當即表示：如果他們需要協助，我願意盡力幫忙。

一羣人漸漸的圍攏上來，有人問我：

「請問您是那一位？」

「我是楊森。」

「啊，原來您就是楊將軍呀！」他們異口同聲的嚷着，非常高興，圍着我紛紛請求幫忙。我叫他們各人先去準備動身，然後派出八部大卡車，將擱置途中的圖書儀器運來安慶。此外，又派一艘汽船，由他們自己的人領着，足足化了一星期的時間，才把散落在沿江兩岸的教授學生集中，大約一共有三百人左右。

我和他們討論遷校的目的地，他們都說想到四川去，我很贊成，並且建議他們不妨遷到萬縣。因爲我駐防萬縣時，司令部的地點很大，還有相當完整的設備，我說我可以去電當地士紳，就把我在萬縣的司令部借給他們當新校址。同時，我請士紳們預爲安排一切。

聽完我的建議，大家熱烈歡呼，教授和學生們可愛的朝氣，使我也深感快慰。我派一隻大船，載送他們，由安慶啓程。後來抗戰八年期間，這一所著名的學府，在四川造就了成千上萬的人才，因此我無意中協助完成的這件事情，豈僅是解決了那三百個人的困難而已。

安徽省政府各級機構，跟我軍合作無間，同時他們都很尊重我的意見。我軍駐防安慶四個月時，安慶警察廳長來電話報告，有一個女間諜在桐城小學當教員，他請桐城縣長把她解來審問，桐城縣長相應不理。他請示我應該怎麼辦？我回

答他說，你不要着急，讓我打電話去問問看。

桐城縣長在電話中向我申辯：這位女教員是當地大家閨秀，父母雙親都是紳士名流，她怎麼會當女間諜呢？我說：話雖如此，但是間諜案非同小可，你倒不能不管。倘若你怕事情鬧開，設若誤會，對那位小姐名譽有損，那麼，你就先陪她的父母來和我談談吧。

緊接着，警察廳長送來兩名女間諜案的人證，我一看，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，和一個八歲的小男孩。我很詫異的問：這兩個小孩子怎麼可以作證呢？陪她們來的警察，立刻取出兩件證物，一枚有孔的銀元，和一些電報紙條，他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這些都是從她們書包裏搜出來的，而且她們已經在廳裏承認了，是那個女教員派她們來的。」

間諜案洗雪淑女冤

我很懷疑，和顏悅色問那兩個孩子的話。問了半天，這才明白，原來這兩個孩子是同父異母姊弟，後母待那女孩如同己出，兩姊妹的感情也很好，他們家裏正有部電軍臺借住，報務員丟掉的電碼條，女孩子就收集起來好玩。有孔的銀元他說也是他家原有之物。有一天上學，女孩涉嫌偷人鉛筆，女教員通知了她的家長。繼母罵了女孩一頓。女孩一賭氣，帶了繼母生的弟弟，到安慶來找她外婆。安慶那麼大，兩個孩子又不曉得地址，整整餓了一天，仍還是沒有找到。在街上跑來跑去，東張西望，引起警察的懷疑，攔住一

問，他們說是從桐城到安慶來找外婆的，外婆家住那裏，搖頭說不知道，打開書包一搜，查出了所謂的「證據」，於是就把兩姊弟押到警察廳，問話的人拍桌子瞪眼睛，氣勢洶洶，開口便是：

「誰派你們來的？」

小孩子嚇呆了，同時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祇好隨便說是某老師。於是安慶警察廳認為事態嚴重認真當問課案來處理，拉起電話就問桐城縣長要人。

我把事情弄明白了，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覺，安慶警察廳長辦事竟這樣鹵莽輕率，倘若就照他的判斷抓人問審，那豈不是冤枉葬送了那位女教員，和這兩個無知孩子的一生？我很生氣，派人送這兩個孩子回桐城，同時責備了警察廳長幾句，叫他立刻結案。

抗戰初起，是有許多無知弄民，受了日本人的收買，認賊做父，甘為敵人當鴛犬，或刺探軍情，或為來襲的敵機發暗號。而我國軍民，一發現這種無恥之輩，莫不羣情憤激，叫罵喊打，當場被毆致斃的，頗不在少。問題是，果若真的抓到了漢奸，把他打死倒是罪有應得，萬一抓錯了人，那就是天大的冤枉了。

民國二十七年我們在安慶過端午節的那一天，大街上忽然人潮洶湧，喧嘩嘈雜，只聽不到知多少人在叫：

「抓到漢奸啦！抓到漢奸啦！」

我正在街上走，聽後心中怦然一動，立刻趕了過去，排開擁擠的人羣，擠到中間，祇見幾個怒容滿面的人，抓住了一個早已嚇得半死的「漢

奸」。我怕他們亂來，連忙高聲的說：

「把他帶過來，讓我問話！」

人羣中有認識我的，歡聲的叫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軍長來了！」

那個「漢奸」拂到我面前時，簌簌發抖，嚇得身體都軟了。好半天，一句話也答不上來。

旁邊有我部下好心的提醒他：

「你不要怕，我們軍長向來不會冤枉人的，你有什麼話，儘管講！」

於是他才囁囁嚅嚅的告訴我，今天端午節，按照當地風俗，家家戶戶都要買點紅布，給小孩子做衣服。他在街上買紅布的時候，不經意舉起來迎着太陽一照，想要看看布質厚薄。當時恰好敵機經過，警察跑過來抓住他，說他在給敵機打信號。就這樣，滿街人都騷動了，憤怒的羣衆，差一點就要把他打死。

我心想，拿紅布給敵機打信號的可能性不大，因為飛機上那裏看得見這一點點紅布？但是衆怒難犯，我還得爲他好好開脫，因此我問大家：

「安慶是不是有這種風俗？」

大家點頭承認，說是有的。然後，我再向他們解釋，這個人不可能是在跟敵機打信號，解釋清楚了，我當場放了他，叫他回家過節。這人大喜過望，千恩萬謝，趕緊脫身離去，最後我才勸應集的羣衆散開。

跟日本人開個頑笑

除了我的部隊，安慶够不上挨炸的資格，但是安慶却經常被炸，原因是安慶附近有個飛機場

。敵機每次轟炸武漢，安慶是必經之地，敵機炸過武漢以後，假使還有剩餘炸彈，準定全部擲在安慶，多一半是炸我們的機場。有一次，我想跟日本人開開頑笑，找木匠做了幾架木頭飛機，停在機場上，於是那天敵機過境，見到了我們的「機隊」，當即有一架匆匆的折回去，我知道一定是日本人中計了，回頭去調兵遣將。果不其然，數十分鐘後，三架敵機匆匆趕到，輪番俯衝轟炸，炸來認真激烈，把我那幾架本地製造的飛機轟得支離破碎，一時也算不出他們投了多少炸彈，掃射了若干次機關槍。眼見日本人上了我的當，我部官兵高興極了，大家紛紛拍手大笑。這時，那三架敵機正炸得起勁，其中之一驀地俯衝下來，大概是技術過差的緣故，竟大衝衝到了地面得起勁轟然一聲巨響，登時機毀人亡，機頭入地，深駕駛員當場斃命，機槍降落傘等等，居然完好如新。

這一個高潮突起，使全安慶軍民興奮若狂，歡聲震野，敵機一走，扶老携幼的直往飛機場跑，足有一兩萬人趕着去看敵機殘骸。我心裏也是歡喜，跟着跑去看熱鬧，大家正在指手劃腳，興高采烈，突然之間第二批敵機又來了，於是人人爭先恐後，急急奔逃。殘暴的敵人見有這麼多人，怎肯放棄肆虐屠殺的機會，於是連炸帶射，當場炸死二三十人，我算是倖免於難。不過當時的情況實在是相當危險。一喜一悲，最後我竟把頑笑開到了自己身上。

駐防久了，靜極思動，我向來的習慣，每到一處新地方，都要到附近的名勝古跡去走走，在

安慶時期，我部下有一個師駐合肥，必須前往視察，將那一師人妥為佈署。合肥有兩位名人宋代的包文正，也就是婦孺皆知的鐵面公公，以他為全角的戲劇到處受人歡迎。我在合肥就去訪問過包文正的第四十七世孫，承他拿出許多公公的遺物，給我參觀，另一位名人是清朝的李鴻章，這位和中國近代史關係密切的人物，死了好幾十年，又吃了洋鬼子的虧，他那懂恢宏崇麗的府邸，剛剛被日本飛機炸燬。我策馬繞行一週，那地點真是太大了，斷垣殘瓦之中，彷彿還有合肥相國的流風餘緒。

合肥與安慶間的桐城，和舒城是桐城派的發源地，以安徽全省來說，也數這一帶文風最盛，文化水準最高。三國時代的風流人物，如周瑜、大喬、小喬、都是舒城人，（他）她們的塋墓還在，我一一的去憑吊。夕陽西下，白楊蕭蕭，徘徊在英雄美人的一座座荒塚之前，默誦東坡鄉賢的：「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！」不覺心胸一壯！

我所扼守的第一道防線，北起合肥，南抵蕪湖，地區相當遼闊，兵力難免分散。當時中央給我的訓令，倘若敵軍大舉來犯，抵抗相當時間，應即向武漢轉進。不過以防守武漢而言當以馬當為長江的要塞，江面坦蕩，過此即可南下江西，西攻武漢。我們的海軍幾等於零，無法在這片古已聞名的水上戰場與敵爭衡，因此我們只好沉船封江，阻止敵艦西上，否則武漢保衛戰就不能打了。

廣西出兵增防，桂軍紛紛開抵我的防區，使

我大大的鬆了一口氣。白崇禧、李品仙兩將軍和我在流北大學開會。我們分劃防務，李品仙代我負責合肥一帶，我把我那一師人又調了回來。

在這一條防線，我們還有一支特別「友軍」那便是共黨部隊抗戰爆發，首先就救了苟延喘殘的共產黨，因為他們趁此機會，表示服膺領袖的號召：「全民抗戰！」願將軍隊交給中央指揮，領袖希望他們幡然憬悟，將共黨部隊改編為第八路軍。八路、八路的名稱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
共產黨在安慶設有辦事處，曉得敵軍快要進攻安慶了，他們第一步先派部隊駐在舒城。第二步再派人來和我商議劃分防務。我的防線是從含山、巢縣，縮到銅陵和廬江一線，他們却要求向巢湖推進，我暗派偵探人員實地去看，所謂的共黨部隊只有七八百人，和幾十條槍，白天不敢露面，行動都在夜間。到達一處村莊。立刻化整為零，脫下軍服來，跟老百姓混雜在一起，叫人分不出誰是兵誰是民。

皖中土共打個交道

我曉得了他們的秘密，乾脆派人去，說明要看看他們的隊伍。果然他們十分緊張，拒絕我的人到他們防區裏去，我方人員明知故問：

「爲什麼不許我們踏進你們的防區呢？你們不是口聲聲在說彼此是友軍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」共方人員陪着笑臉說：「我們防區裏都是軍事秘密。」

秘密到這種程度？連友軍面前都不能公開？

「不能公開，不能公開。」

於是我方人員只好一笑而罷，不看就不看，反正他們的「內容」我們早已調查明白。

二十七年春，敵軍開始全面攻擊，兵分兩路，北路先佔合肥，再陷桐城，將李品仙部壓迫西退。東路用飛機、艦隊和重兵，採大規模立體攻勢，我軍明知不敵，但仍奮勇殺賊，迫他們付出相當的代價。那一場血戰打得也很精采。準備撤退的一星期前，我就開始勸諭城內民衆儘可能撤退到武漢，或者是先到鄉下，避一避頑敵的凶鋒。可是老百姓安土重遷，大都不肯走。問他們爲什麼？原來安慶老百姓有錢的多，家家都有產業，有收藏，捨不得也奈何？據說安慶因爲鄰近江西景德鎮，那裏是世界聞名的盛產瓷器之地，所以安慶民間古玩奇珍度藏之富，僅次於江南天堂蘇州。

快撤退了，一年來的相處，當地人和我們都有了感情，頗有點臨別依依。就在這時，發生了一件極好玩的滑稽事件，一天，大本營來命令，指示共黨原有一支部隊駐防霍山、岳西一帶，現擬移駐舒城，請我部與其聯繫。不幾天，共黨派代表來了，身穿上校軍服，却是一個十八九歲，流裏流氣的小孩子，看得我的衛士都好笑。他走進我的辦公室，一開口就對我說：

「喂，你老哥怎麼樣？」

老哥？這算是什麼稱呼？他把我喊得一愕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。以他的年齡，他這個稱呼只好向我孫子輩去喊。

所以當時我眼瞇一瞪，反問他道：

「什麼怎麼樣？」

他有點心怯，趕緊說明：

「我是代表軍隊來辦交涉的。」

我問：

「你的軍隊在那裏？」

「在霍山」

「你有多少軍隊？」

「我們，喔——有一萬多人。」於是他開始大吹法螺，說他們的部隊怎樣建制完善，士氣高昂，人人都想跟日本鬼子拼命。這一次強敵來犯，他們一定會發揮最高的戰果，把日本鬼子全部消滅。

我不等他說完，打斷了他的話，我說：

「很好，現在日本鬼子就要來了，就請你們去消滅吧。」

直到這時，他才說出辦交涉的目的，他們因為深感配備和給養不夠，就怕單憑人數和士氣「消滅」不完敵人，所以他特地來跟我要子彈，要糧食。

「可以。」我斬釘截鐵的答覆：「你先回去把你們的隊伍集合起來，我馬上派人去點名，看看究竟有多少人，再來決定發給糧食子彈的數目。」

他剛一笑，聽到後來臉色變了，悻悻然的說

「那不必。」

「不必就算了。」

他還不甘心，站在那裏，批評我，說我故意刁難，等等之類。

「我不接受批評！」我站起來大聲的說：「但是我可以用發子彈，發糧食。照我的辦法，把人集合起來讓我點名，不見人，就沒有。」

「大敵當前，軍情緊急，請你們不要防礙我交涉辦完，打發他走。接着，又有代表來，

人數多達七八個，有男有女，要糧要槍，說起話來油腔滑調，不倫不類。我正色告訴他們：

「待續」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寰·嚴靈峯·王成聖等著

現已出版 定價 十八元

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。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，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，業已出版。

定價拾捌元 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

寄書（郵票通用）